

情繫家園返鄉行

丙戌夏月兩度返鄉、祭祖、探親、
開會、訪友、旅遊紀行

李發強



一、一波三折返鄉行

我已多年未曾返鄉，很是思親懷友，先是先二兄發英遺孀王有英二嫂辭世三年，亟待返祭；其次是我已年逾八十，至盼早日能偕子女返鄉，尋根問祖，認識環境，因此決定於清明節返鄉。旋因棗陽邀我出席「雕龍碑文化研討會」而改行期，繼因會期提前，又隨之再改行期，致行程一波三折，影響其他拜訪行程時間，不無困擾。最後確定於五月十八日成行。

次為出席省辦「炎帝文化論壇」，又於七月底，二度回到湖北，這都是情繫家園的結果。

為出席「雕」會，在台鄉親應邀出席者，共有李鑑瑞、胡耀坤、張驥、陳玲美、李萬鈞、李萬巨及筆者七位。我們一行，於五月十八日，同機到武漢，與先在武漢等候之胡兄耀坤會合。至感湖北企業家協會會長愛芬博士，在機場獻花歡迎，接受記者訪問。隨後乘坐棗陽迎賓車一同返棗，難得程會長母子暨我在武漢工作的姪孫女金平同行至棗。當我們由

武十高速公路抵隨州參觀曾侯乙墓及編鐘表演時，曾任隨州市長的襄棗老領導胡主席久明兄不辭辛苦，早已從襄樊蒞臨迎候，何其感激。

參觀編鐘後同趨棗陽，又勞四大家領導岳書記興平、汪市長厚安等，在興隆酒店迎侯及團體合影。在歡宴中，感謝汪市長致詞歡迎，我也代表旅台返棗鄉親，致詞感謝。

十九日上午，因我子萬鈞、萬巨首次返鄉，感謝台辦羅主任德昌，安排我們觀光市容及工廠，當車至市標巨龍塑像時，特別照了多張照片，是為紀念棗陽曾是帝鄉。沿途為我們開車的師傅，特別痛恨台獨，主張動武，大罵不止，連我們也遭池魚之殃，哭笑不得。

十九日晚上，我們回請四大家領導餐敘，同時也請台辦羅主任，先行代邀多位老友餐敘。其間我又迫不及待的兩度抽空拜候家遭變故的劉兄逢吉伉儷。還有多位老友，蒞臨我的住處暢談鄉情，快慰生平。

二、悲喜交集是探親

此行最大願望原是為祭祖探親，但停留時間，比預定要短。原因是先二兄發英獨子萬葛侄失母喪妻，悲戚萬分，我真不知如何安慰，自難多留。我們於廿日上午，先去祭拜僅有一碑之雙親墓碑處（雙親骨骸早被剷掉）。繼去二嫂王有英（葛母），葛妻張光英之舊墓新塚處祭墳，面對淒情，不哭也難。倒是葛子世良穩健智慧，含悲工作，寓有才華。

中午在吳店餐廳，招待未除五服的萬萱、萬葛，萬霞三兄弟全家老少，並邀開東姑表弟一家老少餐敘，餐後合影。由於我在族中輩份最高，年齡最長，且是「發」字輩碩果僅存者，因此以長者身份告訴大家：注意健康，教好下代和關心族人。

下午參觀白水寺劉秀殿。向鈞、巨兄弟介紹我夫婦在白水碑廊之石刻題字，講述白水故事。繼去吳店拜訪謝書記末遇，承李副鎮長兆

宏親切的接待，晚蒙開東表弟設宴接風，都很珍惜相晤。

廿一日去田台先長兄發文之獨子萬霞家，李副鎮長、田表弟等同行，我們先去先長兄發文伉儷（萬霞雙親）墓地及新碑前，至誠致祭。繼去其住處，但見住屋加建圍牆，院內有胡主席助掘之新井，氣象一新，幾位女兒，很能上進，深為安慰。

下午，我們一行九人，以探親心情，到襄樊拜會大家真心尊敬的胡主席久明、劉夫人世秀伉儷暨鄧姪元蓮。非常感謝他們的熱情接待，尤其胡主席伉儷陪同參訪隆中、米公祠、夫人城、贈孔明扇等禮物，並招待我們住在最好的南湖賓館，實在不是一個「謝」字，就可代表心意於萬一。

當我們在襄樊時還要特別感謝襄樊天九化工公司，熱情的宋董開榮先生出席歡宴，招待萬鈞、萬亘、童璿、金平四位青年，前往武當山作一日之遊，盛情至感。

三、雕龍碑文化會議

「雕」會於廿四、五兩天，在襄陽興隆酒店舉行，我是以學習的心情與會。所謂「雕龍碑」者，原係棗北鹿頭鎮之地名，因此發現文化遺跡而聞名。北京中社院考研所王杰教授，自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三年五次發掘，有六大首次發現。如：

1. 在葬俗中首見成人統一使用豬之髀骨隨葬，嬰幼兒則統一使用夾沙灰陶。
2. 在房屋建築中，發現最早燒製之人工石灰
3. 首次發現年代最早之「水泥」混合土。
4. 首次發現年代最早之推拉門。
5. 首次發現精細的木骨加工，在尚無鐵器之石器時代，有此細工產物，不可思議。
6. 首次發現最早之房屋壁龕，有三處之多。

從以上之首次發現，不僅反映了當時經

濟文化之高度發展，也為黃河長江中游週邊幾個新石器時代遺址，如周嶺、仰韶文化等的文化研究，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研究資料，對探討文明的起源，有重要意義。因此，其與炎帝神農關係及黃帝發展，亦有其歷史關係與學術價值。主管單位特成立研討會，並出版「棗陽雕龍碑」及「雕龍碑史前彩陶」巨著兩大冊。在此次研討會中，雖有多位專家學者，著有貢獻，但王杰教授因重病獨缺，不無遜色。我特建議以大會名義致電慰問，而獲一致同意。

在兩天會議中，主其事者為胡主席久明。很是勞苦功高。專案研討會，由北京故宮前院長張忠培教授主持，他對雕龍碑文化與周嶺史前文化，有精闢分析，很有價值。

「雕」會閉幕後，大家參觀白水寺，胡主席深知我已去過多次，乃請羅主任德昌開車，往遊東北邊界之白竹園寺，頗為感激。

四、武漢拜會情意濃

「雕」會結束之次（26）日清晨，耀兄與我家三人，又趕往武漢，於十時卅分稍遲與湖北省台辦各位領導，晤於洪山賓館，氣氛融洽。只是新任尤主任習貴因臨時另有要公，未及相晤，而約於次午晤談。

洪山賓館餐後，又蒙華中農大前副校長，也是我農藝系同班學長金兄開鑄，專車相迎訪問母校。席間與金兄來自台灣之弟，開鑫博士伉儷巧遇，特感興趣。其他在座者，為金開鑄、張瓊君伉儷；夏振坤、萬雲先伉儷；王其超、張行言伉儷；劉紀麟、熊秀珠伉儷；劉佑庭、吳美銖伉儷；萬志成學長等。他（她）們都是學有專精，與我同屆而傑出之名人教授。

一九九八年十一月，為華中農大建校一百週年，旅台校友，曾由曾憲鼎、唐必敬、何澤浩三位學長及筆者，代表旅台校友返校祝賀。有幸與上述學長，作兩岸隔絕四十年後之首次聚晤，有隔世之感。這次再晤，已有人事之變，如澤浩兄已辭世，在校學長張傳忍、夏

銘鼎兩位學長正在病中，未久亦傳來傳忍兄噩耗，所以這次晤面很是珍惜！

華中農大建於一九八五年，而於一九九八年號稱建校百年，是因華中農大以清臣張之洞氏，於一八九八年創辦之「湖北農務學堂」為起點。今之華中農大，係於一九六三年，以承繼「湖北農務學堂」之「湖北農學院」（我與上述學長之母校）為基礎，聯合武漢大學等五校農學院，於一九五二年，併為「華中農學院」，再於一九八五年，更名為現名，成為我們新的母校。

今之華中農大，直屬農業部，學校以農為主，而由農、理、工、文、法、經、管理相結合的重點學校，校地四九五公頃，學生逾萬人，人才輩出，未來未可限量。

我們在校中參觀半日，由於學校太大，祇是走馬觀花參觀部份。大家最感興趣的，可能是和創校人張之洞銅像合影，另為參觀校史館，我們的往事都成校史，有榮幸、也有感

慨！

晚上，承汪副校長傳信，代表學校在校內設盛宴招待，互贈禮品，暢談今昔，盡歡而散，並互道珍重，一定再見！

廿七日中午，至蒙耀坤兄之安排，有幸拜會其對會計事業有成之賢外甥文經緯先生，並借其宴會之便，敬邀省台辦尤主任、徐處長元宏為貴賓作重要晤談，共商如何加強兩岸互訪、文化交流及青少年尋根問祖與合作問題，獲得初步共識。尤、文兩位對我都初識，但覺都是親切儒雅的青年才俊，辯才無礙，有守有為，心中敬佩，勝於佳肴。

下午拜會湖北企業家協會會長愛芬博士，與多位企業家晤於「三五醇大飯店」。程會長是一位有為的女強人，她熱心為企業家服務，更盼為「兩岸優勢互補，共創鄂台繁榮」而努力，令我敬重。也令我想到，大陸資本家崛起是好現象，但將使貧富差富加大，且對當下貧者無錢就醫，窮人無錢上學之社會現象，

爲表示關心窮人，似有待解決。

五、旅遊勝景增見聞

經過十日緊張活動，爲了舒展身心而作勝景之遊。承程會長等陪同，先遊武漢，至感頗有文化氣質的黃董慎如派車導遊，駕駛李師傅爲棗陽老鄉，更是親切。繼蒙王董勝祥慨借旅遊車，並有程會長愛子童璿與我愛姪孫女金平同行。一路談笑風生，暢遊中華文化勝地之洛陽、開封、少林寺等地，作四日之遊。並特去孟津拜遊生於棗陽之漢光武帝劉秀墳，還夜渡黃河，不勝心儀與快慰。可惜萬鈞、萬巨、因爲公忙，已先返台了。洛陽、開封、少林寺，係我舊遊之地，此次再遊，特覺原味不足，商味太重，尤其到處都有神棍詐財。

六月二日，仍承程會長之陪，黃董濤借供轎車，前往嚮往已久的廬山一遊。廬山的確是風光秀麗，但停留三日，仍是「不識廬山真面目」。倒是對關係抗戰成敗的廬山軍官訓練

團址，現爲中共廬山會議的紀念堂及人民劇院，往事至堪回味。由於廬山有「春如夢、夏如滴、秋如醉、冬如玉」之美，惹得當代名人如毛澤東、鄧小平、周恩來、朱德、陳毅、劉伯承、葉劍英、郭沫若諸公等，都在這裡設有別墅。再爲抗戰時，爲組訓抗日軍官而住在廬山，時由英國牧師所贈蔣中正先生之住屋，今稱「美廬」。惟好事者將「美」字倒唸爲「大王八」。古今以來都以成敗論英雄，但是對抗日英雄，同是炎黃子孫的蔣氏，如此相待，似是有失厚道。

廬山之遊，最爲快慰的，除一賞夙願外，就是在五老峰山下參訪到大學者朱熹之「白鹿洞書院」，和在九江學院任教，從未謀面的棗陽青年才俊李勤合老師相遇，爲不虛此行。

旅遊最後一站爲張家界，果然秀麗可餐。但也發現有如少林寺各大景點，總覺都是商味太重，尤其門票重重且是很貴，幾乎一日門票之費，高於一般勞動者一月所得，似非正常。

而中外遊客，秩序欠佳，令人失望。因也連想到，台胞證收費，高出護照甚多，似非觀光之光，何不先做好服務，才是正道。

遊畢返武漢，原本決定要設宴答謝各方友人，未料，竟蒙王董勝祥，代付一切，並以土產贈我，令我不安。王董是青年企業家，曾訪台灣，也是一位黨書記，他的作為更使我認為中華文化定可代替戰爭和平統一中國！

六月七日，我們滿載友情，回到台北家中，惟一遺憾的是航空公司，運失我的重要行李一件，毀壞兩件，竟互推責任拒不理賠，豈非航空之恥！事為武漢名律師周傳榮先生獲悉，願主持公道免費代控航空公司失當，王董木甫願代付訟費，令我萬分感激，而更覺兩岸同胞血濃於水，如此彼此相愛，怎忍對立。

六、二度返鄉為「炎」會

返台未久，又接到湖北省府，為「弘揚炎帝神農文化、促進海峽兩岸交流」，舉行「兩

岸炎帝神農文化論壇」，邀我出席。這個活動係由湖北省主辦，國務院台辦支持，湖北省台辦等四個單位承辦，湖北省文化廳等十一單位協辦，台灣協辦單位，有台灣新同盟會、台灣道教總會、台灣傳統倫理發展協會、台灣海峽兩岸文化經貿保障促進會等四單位，出席者約三百人。台灣計有許歷農、郁慕明等名人及五十餘單位，一百四十餘位，規模之大，可謂少見。

「炎」會研討內容，為炎帝神農之文化內涵，與農耕、醫藥、製陶、紡織、貿易、樂器，以及與黃帝關係、民族精神和荊楚文化之定位等。我因從大陸返台未久，原不擬出席，但思及中國未來，我寧願讓航空公司再丟一次行李也要出席，而於七月廿九日，偕鄉親袁兄祝泰，一起前往參加。

「炎」會從七月廿九日報到，到八月四日離會，為時一週，除在武漢舉行研討會外，並往炎帝出生地之隨州烈山及採藥處之神農架致

祭，因祭禮莊嚴隆重，很是動人心弦。但自武漢至神農架，要當日到達，不無辛苦，在抵達時已是午夜十一時，待用過晚餐沐浴後已是翌晨，大家認為，如果能在襄樊留宿一夜，豈不更好。

說到神農架，在我腦海中，一直以爲此地，仍是野人出沒，遍地森林，外人不敢進入之蠻荒之地。但在這次親訪後，才知神農架早於一九七〇年建爲行政區。現有人口八萬，土地總面積三、二五三平方公里，已經開發四分之三，轄區資源豐富。現有各類動物一、〇六〇種，各類植物二、〇一三種，境內山勢起伏，有「一山分四季、十里不同天」之別。如今道路縱橫，賓館林立，戶戶電燈，有鄉野寧靜，也有城市設備；有市外桃園之美，也有香格里拉之媚，這都是中共的貢獻，很了不起！此行承當地王書記兼區長海濤先生，歡宴我們幾位代表時，曾特別介紹神農架的神祕、神聖和神奇，並堅信山中仍有野人，當其問我意

見，我以神農架僅四分之一尙未開發，似不可能存在。倒是昨夜演出歌舞震天的榔鼓舞表演，真是野人來了。席間王書記還特別介紹，招待我們的「竹米羹」，係由箭竹六十年生產一次的珍品，很是稀少，祇招待貴賓，我聽後就很認真的吃完了這道美食。也高興此行化解了我心中之謎，不再想到神農架，仍是「千山鳥飛絕，萬里人無蹤」的無人之境。

我們在神農架祭壇，向高二十一米、寬三十五米，牛首人身的炎帝神農塑像致祭時，記者前來問我感想，我說：「中華民族真偉大」！八月三日，我們車隊告別神農架，沿香溪、經興山，到宜昌午餐後，再經武宜高速公路，回程武漢。「炎」會活動至此已進入尾聲，晚餐時互祝珍重再見！但也有人說，如在宜昌參觀一下三峽大壩，豈非更爲完美！

八月四日早餐後，我們逕往天河口機場登機時，感謝省台辦的領導們到機場送行，我看得出他（她）們的辛苦、友情和往後的希望。

也使我獲得一些奇遇連想和啓示，且記如下：

七、「雕」、「炎」二會啓示多

(一)人生何爲，說者不一，友誼追求，則始終如一。今夏兩度返鄉，接觸甚廣，見聞亦多，最是處處人情濃厚。因此覺得兩岸問題，已無戰爭必要，也可證明我一向主張，「以中華文化代替戰爭統一中國」，是絕對正確的。

(二)參加「炎」會，我無特別貢獻，亦非協辦單位，但我所受禮遇，則是受寵若驚。例如羅省長歡宴，我坐主桌、開幕典禮，我坐第一排、坐車時，我在一車、用餐時、我在一桌，中央政委兼湖北書記俞正聲先生，歡宴少數與會代表，台灣有三位，一爲新同盟會長許歷農將軍、二爲新黨主席郁慕明先生，三爲筆者。在此我要特別一提的，是俞書記之溫文儒雅，有大將之風。當筆者就座向其敬酒時，他則立即起身到我面前回敬，我亦起身趨前，並以自用之湖北同鄉會會徽領帶夾相贈，受到親切回

謝。如此領導作風，應是建國之才。當我在神農架接受王書記歡宴時，我坐首位。我想這都是主辦單位之錯愛，因思今後爲民族之團結發展，我豈可因自己平庸而交白卷。

(三)天道無常，世事多變，人生禍福，很難逆料。這次在隨州祭畢炎帝，即轉隨州湏水飯店午餐畢，經洗手間走出時，因見袁祝泰兄仍在等我。原擬急步趨謝，未料下台階時踏空一步，頓失重心，而踉蹌倒下。我立刻想到，老人跌跤，不是骨折，就是腦震，或是中風猝死，這下可能真的我要「落葉歸根」了。但未料到，竟無毫髮之傷，真是奇蹟，這要感謝祖上有德和上蒼之佑。其次是返台那天，禍不單行，一個玻璃嗽口杯竟原地倒下而破碎。在香港轉機時因昨日颱風停飛，機場秩序很亂，致延遲四小時才進入機艙。那天是週五，我坐在十三號，一路上氣流不穩搖擺不定，我想是否有何預兆。適鄰座有一林姓婦人，她說她能通靈，知前世今生，並說我是觀音轉世，心地善

良，熱心助人，但有財無富。對其說法，我表示尊重，但也無法盡信。因思人類如果真的知道過去未來，定能化解許多無為之爭和贏得天下太平！

(四)人生有緣何處不相逢，此行在香港機場，意外碰到舊識顧校長建東和史教授濟鎧等，一問之下，才知都是參加「炎」會的，及報到之後，更是意外碰到華中農大前副校長金開鑄學長，襄樊市政協前主席胡久明兄。因為彼此友誼深厚，並聆久明兄在「炎」會中報告「炎帝神農時代與雕龍碑文化遺址」高見。不勝欣慰之至。

(五)此行由隨州經武十高速公路至神農架，大部份道路為高速公路，且有警車開道，很是快速。但不禁使我想，在約七十年前，這段道路都是黃泥土路，也正是我抗日、求學、從軍之通道。當時，這裡無車是名符其實的馬路，走起來很是痛苦。就抗戰來說，日軍曾在我鄉三次會戰，姦擄燒殺，非逃即死，在極疲

之下，走路時都會邊走邊睡覺，可見其苦。就求學言，家鄉無學可就，只能徒步數百里外之均縣聯中，沿途治安不好，又無車可坐，要步行十多天，足穿草鞋，腳底起泡，苦不堪言，而求學生活之苦，更不在話下。就從軍言，抗戰末期，我已在隨州讀高中，因國仇家恨，特嚮應政府號召參加十萬青年十萬軍的知識青年從軍，也都是步行報到。所行經之路就是此行道路。當時適逢大雪封道，一路走來，格外艱辛。如從保康經興山到巴東，待船到四川入營時，在興山要爬過一座結冰的高山，一不小心，就會送命。待晚上爬到山頂回頭下望時，早上出發點尚在山腳下。當時如無愛國之心，早已不走了。但今天回憶當時，無論抗戰、求學、從軍，如經不起考驗，恐怕也就沒有今天了。

(六)參加「雕」、「炎」二會後，看到先民之優秀，對文明之貢獻，深為湖北「惟楚有才」而自傲，亦為棗民古有雕龍碑文化，漢有

「光武中興」之劉秀皇帝，今有太空英雄聶海勝等，而覺秦陽乃一人傑地靈之地。因思秦陽如能有一座劉秀殿，供世人瞻仰膜拜。並盼秦陽如能突破現規，向中央爭取在秦陽成立一所名為「劉秀」或「光武」的綜合大學，為國育才。再為為向從十三億人口中，選出一位為太空英雄的聶海勝致敬，如能在秦城公共場所，豎立一座銅像，以供致敬及學習，該是多好。

八、為中華民族寫歷史

今夏返鄉，原本是為祭祖探親，但在出席「雕」、「炎」二會後，卻開啓了我比家族之門更大的民族之門，兩會花錢甚多，但覺得總比製造槍砲對立，已經進步太多。

「炎」會組委會，在書面歡迎詞中說：「此次論壇，旨在通過研討、祭拜、考查等活動，緬懷中華民族始祖，探討中華民族起源，弘揚炎帝神農文化及其精神，促進海峽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，加強與海外華人，華僑的聯繫

與溝通」。這是正確的。現在，我們從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軌跡看，我們應該一致祈禱，國家至上，民族至上，讓「廿一世紀是中國世紀」的美好時光，早日光臨！

今年好像是兩岸交流年，在「雕」、「炎」會後，又遇「湖北文獻」創刊四十年，在武漢舉行酒會，辛亥首義九十五週年之慶，也在武漢舉行，都蒙邀我出席，歎因公私兩忙，無法前往，深以為憾，但祝圓滿成功！

總之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，中華民族是優秀的，當前中國一切是進步的。歷史的軌跡也告訴我們，「政治是一時的，經濟是長久的，文化是永恆的」，自古「為政以德」！我們要永遠記得「中華兩岸同宗廟！大漢民族共血緣！」海峽兩岸的同胞們！我們都有責任為充滿希望的中國和家園寫歷史！我們要和平、不要鬥爭！要進步、不要墮落！